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五回 奇舉動盛宴賀期喪 敘瑣屑綺筵呈醜態

且說伊紫旒等子遷、仲英去後，便把自己的家搬了過來，享受他這三樓三底的現成家私。把門外的甚麼「金礦局」、「招股處」的牌子除了下來，劈破當柴燒了，另把自己的一扇「伊公館」牌子掛上。又在帳箱裡翻出了那些假收條、假股票、假息摺、假圖書等來看過，又自己填了一百股的股票，藏在身邊，然後仍然歸還帳箱裡面，封鎖停當，找一個僻靜地方，收藏好了，以備將來不時之需。又把子遷原用的茶房、車夫一概開除了。一面寫了條子，叫人送到豐盛祥，約魯薇園、李閒土在花錦樓處吃酒。且說魯薇園自從得李閒土引導，查清了喬子遷招股情形，當夜回到豐盛祥，便起了一封電稿，把這件事詳細敘出，內中又添了多少曲折，敘他那查訪之功，然後請示辦法，夜色已深，不及再翻電碼。到了次日，起來得遲，飯後又被閒土邀了去跑馬車，逛張園，等回到豐盛祥，已經五點多鐘了，方才譯好電碼，叫人送到電局，忽然接了紫旒條子。薇園對閒土道：「這廝也是他一黨。看那樣子，獐頭鼠目，未必是個好人，我們樂得再走一趟，不是貪嘴要吃他，或者借此可以多探點消息出來。」

閒土答應了。到了晚飯過後，紫旒的催請條子到了，二人便相約同行。

到得花錦樓處，只見主人伊紫旒之外，已有了兩個人，彼此招呼通名，原來一個是秦夢蓮，一個是袁伯藜，都是上海有名人物。大家無非說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話。過了一會，外場又報說客來，紫旒起身招呼，原來是任劍湖，已經吃得滿面春風，走來便道：「來遲，來遲，有勞久候。」紫旒道：「時候正好呢！」劍湖轉身招呼魯、李二人。通過姓名，紫旒便叫擺席。

一面問劍湖道：「想是先已赴了一局？」劍湖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今日赴了一局，犯了個名教大罪。我起先是不知道的，所以去了。及至問出情由，托故要走時，又被他百般拉住。沒奈何，只得借他的酒，澆我的憤懣，所以多吃了些。不知可有荳蔻，我要討一點解解酒，回來還要吃呢？」

花錦樓聽說，便去抽屜裡取了半顆，遞給劍湖。劍湖接在手裡，瞅著花錦樓道：「好好的一個人，為甚要犯了無名腫毒？」

花錦樓道：「我好意給你荳蔻解酒，怎麼你謝也不謝，倒咒我起來？」劍湖道：「請教你芳名叫甚麼？」花錦樓道：「難道你頭一次見我？不知我名字叫花錦樓？」劍湖回顧紫旒道：

「她們不懂，倒也罷了，難道做客的也不懂，總不提醒她們？自從陸蘭芬作備，門外面只貼一張『陸寓』條子，這一班人就紛紛效尤起來，部改成『某寓』、『某寓』，以為時髦。

及至叩她芳名，她就叫『某寓』，你說不是笑話麼？近來不知怎樣又行了甚人軒啊，館啊，甚至樓、台、亭、閣，都弄了出來。從前有一位名士沈玉笙，代謝湘娥題了一個甚麼『仙館』，後來他們也紛紛效尤，都用一個某某仙館的燈籠。然而仙館是仙館，問她名字，她還有個名字。就如陸蘭芬，她雖用了『陸寓』門條，然而她還是叫蘭芬。不像此刻的亭、台、樓、閣，你問她名字時，他就叫『甚麼亭』、『甚麼樓』、『甚麼台』、『甚麼閣』。貴相好花錦樓，明明是個樓名，不是人名，既沒了名字，豈不是和那無名腫毒一般，叫不出名字來的麼？」花錦樓笑道：「呸！還要說呢！」劍湖道：「就不是無名腫毒，也應是個無名小卒。」一句話說的合座都笑了。劍湖又道：

「還有寫起局票來，今日在這裡吃酒，叫別人到花錦樓來，還說得去，若在別處叫花錦樓去，豈不是要把一座花錦樓翻造到那邊去麼？上海不少文人墨士，怎麼都隨聲附和，不通到這步田地？豈不是奇事？」

伯藜笑道：「你何必在這個裡頭和他拮這個斤兩？到底上海有得幾個通人？通人又那個去管這些閒事？不過任憑那一班附庸風雅的名士去胡鬧罷了。倒是你說甚麼赴了一局，犯了名教大罪，把這件事說一說，或者倒是我明日報紙上的材料。」

劍湖道：「這件事說起來話長呢。我是吃過了，恐怕別位肚餓，且上了席再談罷。」夢蓮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我來寫局票。」

說罷，提起筆，問了各人，一一都寫了發出去。紫旒便起身讓坐，薇園問道：「喬子翁、李仲翁今天沒來麼？」紫旒道：

「他兩位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忽然回頭問伯藜道：「我托伯翁代邀貴本家袁聚鷗，怎不見到？」伯藜道：「他此刻正是忙的時候，怎麼得來？」紫旒一面起身斟

了一輪酒，舉杯讓了一遍，又敬了一輪菜。

伯藜又問劍湖今日赴席的事。劍湖道：「這個人的姓名可不必提了。他是一家甚麼洋布莊的小東家，那洋布莊是很發財的。七八年前，老東家死了，這小東家便應該子承父業了。誰知他老子知道兒子不成器，臨終時便把一切生意交給兄弟代管。

這位小東家便大失所望。更兼那位叔父，管束得他比老子在時還是利害，吃的穿的家裡現成，每月只限定他支五十元零用。」

伯藜道：「除了吃穿之外，五十元零用就很闊的了。」劍湖道：「可奈他每天的鴉片煙，要吃到一元多；還要跑馬車，吃花酒，如何得夠？所以他就拮據的不得。他老子在時，本來給他捐了一個同知，除服之後，便想法子說要入京引見，向叔父求取盤費。他叔父答應了。他萬千之喜，以為一注錢可以到手了。誰知到了臨動身時，他叔父對他說：『銀子是有的，可是不能交給你；我打發一個老成伙計跟了你去，專代你管錢。

一切盤川、部費種種，都要伙計代交代付。你自己照舊每月五十元零用，之外不准多支一文。』他聽了這個話，便氣得要死，說：『我又不是犯了充軍的罪，出門上路，還要用人監押著，我何苦去來？』於是就把這件事擱起。誰知他叔父信了他果然要去引見，早把一切費用匯到北京去了。遇了他使氣不走，只得又去匯了回來，白白用了，多少來回匯費，因此更惱他。他也恨如切骨。外面朋友送了他一個渾名叫做『失鑰銀箱』。他後來更使性，不住在家裡，在外面姘了一個女人，另外租了房屋，八面張羅的過日子。也虧他不知怎樣賺了拐騙的過了下來，從外面看，他的舉動還是很闊的。今天他忽然在聚豐園請客，我不知為了甚麼事，向來相識的，便去赴他的席，也不過當他尋常請幾個朋友罷了。誰知他在前廳擺了八桌。我倒莫名其妙，為甚忽然大請客起來？一打聽，誰知他令叔前天死了，今天盛殮的。他是一個胞姪，雖是期喪不在苦次，然而也應該動點哀戚，幫著辦點喪務，誰知人家忙著寫報喪條時，他卻一面叫人去聚豐園定廳，一面躲在旁邊寫請帖，算是他叔父死了，他開賀呢！你說氣死人不氣死人？偏偏他昨日送帖子來時，我又不在家，沒有看見知單，等我晚上回去，家人們只告訴我某人明日請聚豐園，我便連帖子也沒有看，冒冒失失的便去了。我雖然不曾見過他那位令叔，然而吃了這一頓，未免也對令叔不住呢！」

一席話說得人人歎息，個個說豈有此理。花錦樓忽然問道：

「他開賀，你可曾送賀禮！」這一問，問得眾人都笑了。秦夢蓮忽然站起來，離了座位，對著房門口跪了下來叩頭。眾人吃了一嚇，連忙看時，原來是他叫的局秦佩金到了。眾人又不覺好笑。薇園笑道：「要是夢翁夫人到了，我們還可譏他是季常之懼，不然就贊他是相敬如賓，然而個貴相好，真是令人不敢贊一詞了。」紫旒道：「並且還有一說，從來同姓不婚，又豈可以姓秦的叫姓秦的局？」伯藜道：「這倒不要緊，他們從來沒有真姓的，我近日才知道陸蘭芬本來姓趙。」夢蓮道：「就是真姓也不要緊，我和他不過是杯酒之歡，並且向來都稱以好姊姊。」（吳儂，家人相稱，多冠以好字，如稱父曰好爹爹，稱母曰好姆媽，稱叔父曰好叔叔，呼子女曰好兒子之類，所以示親熱也。）佩金怒道：「你總是那種癡頭怪腦（四字吳諺）

的，虧你做得出來。」夢蓮連忙站起來，垂了手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佩金怒道：「說著還是那樣，還不給我坐下來！」夢蓮答道：

「遵命，遵命！」方才坐下。紫旒道：「算了罷，夢蓮先生，你累得合席的人都看你兩個做戲，酒也不喝了。」夢蓮道：

「如此我來代你豁一個通關。」說罷，便捲袖伸拳，說道，「先敬你主人。」佩金在後面把夢蓮手臂狠命一攀，咬牙切齒道：

「你又要鬧酒了！」夢蓮忙斂手低頭。紫旒道：「佩金，你既不許夢蓮豁拳，就應該代他豁。」佩金道：「我為甚要代他？」

「紫旒道「你為甚不許他豁拳？」佩金道：「他鬧了酒，要到我那裡胡鬧。」紫旒道：「你怕他胡鬧，就應該代了他，不然，我還是要他豁。」佩金無奈，豁了一個通關。

這個時候，各人叫的局都到齊了。魯薇園叫的是陸蘭芬，坐了一坐就去了。李閒士叫的是朱小蘭，又黑又丑，沒甚理會。

袁伯黎叫的是朱寶林，一到了坐下來，就唱了一段《目蓮救母》，便起身辭去了。任劍湖叫的是朱秀鈴，唱了一段《文昭關》第四節，又代豁了一個通關才去。紫旒已有了醉意，便要各人叫二排局。劍湖便取過筆硯，問各人叫誰，一面代寫。此時各人的局都已去了，只有夢蓮的秦佩金還在那裡兀坐不動。劍湖一一問過寫好了，向來知道夢蓮還有一個叫林秀英的，便不問他，代他寫了，一並發出去。過了一會，陸續都到了，各人都換了人，只有劍湖仍然是朱秀鈴。伯黎道：「這個法子倒好，真是一客不煩二主。我們將來都要學樣的。」劍湖笑道：「別的好處沒有，就只免了那種裝喬吃醋的樣子。」秀鈴笑道「你只管叫別人，誰知你吃過醋來？」薇園此時已有了醉意，說道，「這裡倒好，可以亂叫，濟南地方要是叫了兩個局，那可鬧的不得了了。」紫旒道：「閣下這回是從濟南來？」李閒士連忙看了薇園一眼。薇園連忙道：「兄弟六七年前到過濟南，所以知道，此刻風氣或者也變了，亦未可知。」正說話間，驀地裡林秀英到了，默默無言，向夢蓮身邊坐下。忽聽得拍的一聲響，眾人連忙看時，原來是佩金向夢蓮臉上狠命的打了一掌，分明把半邊面皮打紅了，眾人暗暗好笑。

此時二排局都唱過了，輪著朱秀鈴，唱了一段《祭江》，一段《賣馬》。然後那林秀英自己提起胡琴唱了一支小調，起身別去，佩金還坐在那裡，一手揪住了夢蓮的耳朵，死命不放。